

唐容川

医籍经典

伤寒论

浅注补正

清·唐容川
◆ 撰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唐容川

医籍经典

伤寒论

浅注补正

清·唐容川◆撰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伤寒论浅注补正/ (清) 唐容川撰. —太原: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3. 5

(唐容川医籍经典)

ISBN 978 - 7 - 5377 - 4423 - 2

I. ①伤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《伤寒论》—研究 IV. ①R222. 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64081 号

校注者:

牛 波 梁宝祥 薛 瑾 薛红艳 刘 杰 刘英兰
张 伟 张新勇 张海涛 张永康 李玉喜

伤寒论浅注补正

撰 者 (清) 唐容川

出 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(太原建设南路 211 号 邮编: 030012)

发 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(电话: 0351 - 4922121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邮 箱 sxkjs_gys@126.com

电 话 0351 - 4922063 (编辑室)

开 本 890mm × 1240mm 1/32

印 张 8.375

字 数 245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77 - 4423 - 2

定 价 17.0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

伤寒论浅注补正序

医为活人术。迄今医道晦盲，活人者反以杀人，曷胜浩叹。章素嗜医，寝馈有年，每读仲师，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不得其旨。参求注解，愈多愈昧，惟陈修园《浅注》较明，奉为圭臬。乃读之既久，又生疑窦，以之临证处方尤多枘凿，不禁废书三叹，以为斯道不明，势诚无可如何矣。复游海上，窃见中国皆今人不及古人，西洋则今人更胜古人，制造之巧，格致之精，实为中国所不及，则其医学亦当高出于中国。乃于医院药房留心咨访，求其证论，考其方书器具，则精妙无比，治法则顛倒异常，始知尚形迹而略气化。凡五运六气之神妙，西医概未能晓。吁！中医既不明西医，又不识轩岐活人之术，反以杀人，悲夫。戊子秋，唐容川兄经沪上。容川己丑进士，前为诸生，名闻三蜀，列门下者恒数十人，与家兄云笈通谱。余每过从，知其能医，究未知其精也，迄晤海上。时每有疑证，问之辄应如响，凡人身脏腑经络，明若观火。且其谈三焦，更能发人所未发，皆以西医之形迹印证中医之气化。章不能疗者，一经容川诊治，沉痾顿除，人俱惊为神奇，章则津梁奉之矣。常言：仲师书，《浅注》虽佳，不无遗误，必再补正乃善。余著有《中西汇通医经精义》，阅之自悟。章受读一过，再读仲景书，前不能解者大半可解，乃叹仲景之书如锁，此其钥也，真鸿宝欤。遂石印行世，又为之请曰：医理虽明，医法未备，何不从事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，将所谓补正者笔之于书，岂非大千世界火坑中生青莲耶？盖医病止愈一人，不如医医，其功当倍于医病。《补正》云者，原以医前之医，即以医后之医，既医医愈矣。将已愈之医，治未愈之病，其所活当不啻恒河沙数。越两寒暑，《补正》书成，捧读之下，疑团冰释，实为轩岐功臣，足以羽翼仲景，医道当从此昌明，使活人之术不致杀人，则天下幸甚，后世幸甚。

时大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仲夏夔门邓其章云航谨叙



伤寒浅注序

《周礼·疾医》中士八人，隶于天官，秦医和之言曰：天有六气，淫生六疾，而阴淫寒疾，实居其首。知医之道通于天，医之业属于土，而医之治，可统于寒也。修园以名孝廉宰燕，素精于医。夫民之疾苦，深知者莫如宰，刚柔轻重迟速，寻其脉络以治之，而疾苦可去，元气可复。修园精于医，其治民可知矣。修园既解组，自以治一邑之疾苦，其治犹小，因于方脉诸书，悉心研究而呼吁之求，有投辄应，且将所著《公余医录》四种，梓之以醒庸俗，复取汉·张仲景《伤寒论》原文，辨其鱼鲁，分其章节，期于解前人之惑，而不至貽误于后，修园之心何其大而远也。余视学入闽，因署中诊视获与修园接。一日，出所作《伤寒论浅注》，属余弁语。余不知医者也，然观《浅注》之提纲挈要，条分缕析，觉《伤寒》一书无不一一瞭如指掌。仲景为郡守而作论，修园为邑宰而作注，其拯救斯民之心，先后一辙也。夫天气始于冬至，而一阳初动，寒于是乎始来，以此作论而百病之权衡在焉，明天道之阴阳，治民生之疾苦，非读书深识之士，乌足与言仲景之书哉。是为序。

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福建学政

加三级纪录八次长寿韩鼎晋拜撰



长沙方注小引

汉《艺文志》云：汤液经，出于商伊尹，皇甫谧谓仲景论伊尹汤为十数卷，可知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诸方，除崔氏八味肾气丸、侯氏黑散外，皆伊尹之遗方也。伊尹因《内经》止有十二方，详于针灸而略于药，遂宗《神农经》旨，专以汤液治病，补《内经》所未及。长沙得其真传，可谓大而化，化而不可知矣。然余读鲁论，能近取譬二句，想长沙当日，必非泛泛而求。大抵人手工夫，即以伊圣之方为据，有此病必用此方，用此方必用此药，其义精其法严，毫厘千里之判，无一不了然于心，而后从心变化而不穷。论中桂枝证、麻黄证、柴胡证、承气证等，以方明证。明明提出大眼目，读者弗悟也，然而可以谓之方者，非圣人不能作，非明者不能述。其药品，察五运六气而取其专长，其分两，因生克制化而神其妙用，宜汤宜散宜丸，一剂分为三服、两服、顿服、停后服、温服、少冷服，少少咽之，服后啜粥，多饮水、暖水之类，而且久煮微煮，分合煮，去滓再煮，渍取清汁，或用水，或用酒，及浆水、潦水、甘澜水、麻沸水之不同，宋元后诸书多略之，而不知古圣人之心法在此。余同周镜园饮中畅明其义，归而乘兴韵之，其诗为药证分两煮法服法等所限，弗能工也。戊辰岁，余服阙复到保阳供职，公余取《伤寒论》原文重加注疏，书成，附此六卷于后，命男蔚按方而细注之，俾读《伤寒论》者，于人略我详处，得一捷便之法云。修园陈念祖并题。

【补曰】修园此引，原载《伤寒方歌括》中，今因方证当合勘，故取其方注，编入原文，合为一书，以便查对，并将此引亦采入焉，意在专为仲景之方证发明而已，故不存修园本书面目，读者当知著书各有本意，若要观陈书旧本，则自有陈书在，幸勿议吾书之割裂也。



仲景原序

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，望齐侯之色，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。怪当今居世之士，曾不留神医药，精究方术，上以疗君亲之疾，下以救贫贱之厄，中以保身长全，以养其生，但竞逐荣势，企踵权豪，孜孜汲汲，惟名利是务，崇饰其末，忽弃其本，华其外而悴其内，皮之不存，毛将安附焉。卒然遭邪风之气，婴非常之疾，患及祸至，而方震慄，降志屈节，钦望巫祝，告穷归天，束手受败。赍百年之寿命，持至贵之重器，委付凡医，恣其所措。咄嗟呜呼，厥身以毙，神明消灭，变为异物，幽潜重泉，徒为啼泣。痛夫举世昏迷，莫能觉悟，不惜其命，若是轻生，彼何荣势之云哉。而进不能爱人知人，退不能爱身知己，遇灾值祸，身居厄地，蒙蒙昧昧，蠢若游魂，哀乎趋世之士，驰竞浮华，不固根本，忘躯徇物，危若冰谷，至于是也。余宗族素多，向余二百，建安纪年以来，犹未十稔，其死亡者三分有二，伤寒者十居其七。感往昔之沦丧，伤横天之莫救，乃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八十一难》、《阴阳大论》、《胎产药录》，并平脉辨证，为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合十六卷，虽未能尽愈诸病，庶可以见病知源，若能寻余所集，思过半矣。夫天布五行，以运万类，人禀五常，以有五藏，经络府俞，阴阳会通，元冥幽微，变化难极，自非才高识妙，岂能探其理致哉。上古有神农、黄帝、岐伯、伯高、雷公、少俞、少师、仲文，中世有长桑、扁鹊，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，下此以往，未之闻也。观今之医，不念思求经旨，以演其所知，各承家技，终始顺旧，省疾问病，务在口给。相对斯须，便处汤药。按寸不及尺，握手不及足。人迎趺阳，三部不参；动数发息，不满五十。短期未知决诊，九候曾无仿佛。明堂阙庭，尽不见察，所谓窥管而已。夫欲视死别生，实为难矣。孔子云：生而知之者上，学则亚之，多闻博识，知之次也。余宿尚方术，请事斯语。

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仲景撰

【程郊倩注】曰：古人作书，大旨多从序中提出，孔子于《春秋》未尝



有序，然其言曰：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。又曰：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即此是《春秋》孔子之自序。孟子则曰：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又曰：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是即孟子之代《春秋》序也。迄今未读《春秋》者，亦能道及《春秋》，无非从此数句书，读而得其大旨。余读《伤寒论》仲景之自序，竟是一篇悲天悯人文字，从此处作论，盖即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之微旨也。缘仲景之在当时，犹夫《春秋》之有孔子，道大莫容。一时惊怖其言而不信，是以目击宗族之死亡，伤之而莫能救，则知仲景之在当时宗族，且东家丘之矣。况复举世昏迷，莫知觉悟，安得不赍百年之寿命，持至贵之重器，悉委凡医，恣其所措乎。“恣其所措”四字，于医家可称痛骂，然实是为病家深悼也。医家苦于不知病，病家苦于不知医，“知”之一字，两难言之。若欲爱人知人，先是爱身知己，凡勤求博采，从天之五行，人之五常，与夫经络府藏、阴阳会通处，殚了多少体认工夫，此非医之事而已，而已之事也，医不谋之己而谋之人，则医者人也，而厥身以毙，神明消灭，变为异物，幽潜重泉，徒为啼泣者已也，非人也，医不为之代也。从此处语医，自是求之于己，不复求之于人，从己求医，求之于知；从人求医，求之于行。知行合一之学，道则皆然。医事独否，知则必不能行，行则未必能知，行者之精神力量，都用在行上，何由去知。但能各承家技，终始顺旧，罔不能行矣。终日杀人，亦只是行。知者之精神力量，都用在知上，何暇去行，即使欲行，而思求经旨，以行其所知，较之相对斯须便处汤药者，钝不如敏，庶几见病知源；较之省疾问病务在口给者，藏不如炫。徒知活人，孰与活口。所以群言莫正，高技常孤，在仲景之身，已是一钝秀才，持此海及于医，又何利于医。而屑其教诲者，故半夜晨钟，仅于序中，为蒙蒙昧昧辈，一唤起此游魂，预掩其啼泣也。若是真正惜命，亟从己上作工夫，等医事于自家之身心性命，即君亲亦是己之君亲，贫贱亦是己之贫贱，至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，盖是己之身与心，从爱身知己中，广及爱人知人，无非自己求之者，于己处求知，不于己处求行，则寻师俱在吾论中，无他觅也。其间见病知原，是全论中丹头。若能寻余所集，思过半矣，是全论中鼎灶。思求经旨，以演其所知，是全论中火候，要此火候足时，须要晓得此论。是知医的渊源，从艰难得之，不是医的方技，以简便法取之者也。故一篇之中，创凡医之



害，正痛举世之昏迷，于忧谗畏讥之际，不啻三致意焉。盖深惧夫邪说惑民，将来不以吾论为知之次，反借吾论为行之首，从医道中生出乡愿来，以贼吾论中，千百世后恣其所措，将何底止。故预示读吾论者，亟从医德艾也，吾故曰：得仲景之《伤寒论》而读之，先须辟去叔和之《序例》始，敢向叔和之《序例》而辟之，先须读著仲景此处之自序始。

【按】程郊倩，名应旆，新安人也，喜读书，神悟过人，但变更仲景原文，以为注疏，未免聪明误用，而少阳太阴等篇，尤多葛藤，不可为法，若使全部中，尽如此注之纯，则仲景必许为贤弟子，后学者可奉为大宗师矣。

【补曰】仲景序中“天布五行，以运万类，人禀五常，以有五脏，经络府俞，阴阳会通”此数句，已括全书大义，盖《伤寒》以六气立论，而此序则以五行开宗，五行为体，六气为用，人禀五行而有五脏，然后有六腑。有五脏六腑，遂有经络俞穴，而成为三阴三阳，总皆秉天之阴阳，以为人身之阴阳。其间脏腑经俞，贯通会合，必先洞悉，而后可见病知源，病之用药，亦因药在万类中，同禀五行之运，故借以治人之病，要皆天地万物，阴阳一体之义，仲景此数句，最有包蕴，故曰“元冥幽微，变化难极，自非高才识妙，岂能探其理致哉”。吾于各经篇首，特补总论以明此旨。

【正曰】邓云航云：仲景自序，明言“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合十六卷”，盖《伤寒》六经为六卷，后附三章为一卷，《金匱要略》九卷，二书共合，恰得一十六卷。《金匱》当是杂病论，即以此序之卷数而知之也。《金匱》之名，亦疑后人所加。又观《伤寒论》后痉湿喝篇，仲景曰此三种宜应别论，以与伤寒相似，故见于此，所谓应别论者，即谓应列入杂病论也，故复于《金匱》之首列此三证，足见《金匱》即是杂病论，嗣经王叔和添辨脉平脉等证，冠于伤寒之首。而《伤寒》之卷数已乱，又不知何人将杂病论题为《金匱要略》，复于卷后添俗传杂疗方为第十卷，狗尾续貂，混误已甚。陈修园删去辨脉平脉等篇，询有卓见，而犹存杂疗方，不免遗累。且陈书分卷亦与仲景未符，今应删去杂疗方，将《伤寒论》依六经分为六卷，后附三章，又为一卷，合之《金匱》九卷，适符仲景原文一十六卷之数。然则仲景二书，实为合集，仲景此序，亦是合序，并非单序《伤寒》也。读者将两书合读，则融会贯通，毫无遗义矣。云航此说，至为精确，当即从之，将二书卷数厘正，复还其本来面目，愿与天下读者共订证焉。



浅注凡例

仲景书本于《内经》，法于伊尹，汉《艺文志》及皇甫谧之言可据。盖《内经》详于针灸，汤液治病始自伊尹，扁鹊、仓公因之。至仲景专以方药为治，而集群圣之大成，医门之仲景，即儒门之孔子也。但其文义高古，往往意在文字之外，注家不得其解，疑为王叔和之变乱。而不知叔和生于晋代，与仲景相去未远，何至原书无存耶。若仲景另有原书，叔和何能尽没，以致今日之所存者，仅有叔和之编次耶。要知平脉、辨脉、伤寒例、诸可与不可与等篇，为王叔和所增，增之欲补其详，非有意变乱也。然仲景即儒门之孔子也，为叔和者，亦游夏不能赞一辞耳，兹故于其所增者削之。

叔和编次《伤寒论》，有功千古，增入诸篇，不书其名，王安道惜之，然自辨其太阳病脉证篇至劳复止，皆仲景原文，其章节起止照应，王肯堂谓如神龙出没，首尾相顾，鳞甲森然，兹刻不敢增减一字，移换一节。

成无己注后，诸家皆有移易，若陶节庵、张景岳、程山龄辈无论矣，而方中行、喻嘉言、程郊倩、程扶生、魏念庭、柯韵伯，皆有学问有识见之人，而敢擅改圣经，皆由前人谓《伤寒论》非仲景原文，先人为主，遂于深奥不能解之处，不自咎其学问之浅，竟归咎于叔和编次之非，遂割章分句，挪前换后，以成一篇畅达文字。如诗家之集李集杜，虽皆李杜句，究竟非李杜诗也。余愿学者，从仲景原文细心体认，方知诸家之互相诋驳者，终无一当也。

宣圣云：信而好古。成无己注《伤寒论》，不敢稍参意见，而增删移易，盖好由于信也。后辈不得仲景之旨，遂疑王叔和之误，以致增出三大纲之说，传经为热，直中为寒之论，今古南北贵贱之分，三时正冬之异，种种谬妄，皆由不信故也。惟张隐庵、张令韶二家，俱从原文注解，虽间有矫过枉正处，而阐发五运六气，阴阳交会之理，恰与仲景自序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阴阳大论》之旨吻合，余最佩服。今照二家分其章节，原



文中衬以小注，俱以二家之说为主，而间有未甚惬意者，令于方中行、喻嘉言各家中，严其采择以补之，盖以各家于仲景原文，前者后之，后者前之，字句药品，任意增减改易，既非全璧，而分条注释，精思颖悟，不无碎金，总期于经旨明畅而后已。

仲景《伤寒论》，即《内经》所言三阴三阳，各因其藏脉之理，二张会全部《内经》以为注解，余百读之后，神明与泯，几不知我即古人，古人即我。故每节总注，或注其名，或止注述字，不拘以形迹论也。至于各家，有一得之处，必注其姓名，盖以作家苦心不容没也。

是书虽论伤寒，而百病皆在其中，内而脏腑，外而形身，以及血气之生始，经俞之会通，神机之出入，阴阳之变易，六气之循环，五运之生制，上下之交合，水火之相济，热实寒虚，温清补泻，无不悉备。且疾病千端，治法万变，统于六经之中，即吾道一以贯之之义。若读《灵》、《素》、《难经》，不于此求其实用，恐堕入张景岳一流，以阴阳二字，说到周易，说到音律，并及仙释，毫无下手工夫，止以人参、地黄自数钱以及数两，为真阴真阳之主药，贻害无所底止。急读此书，便知悔悟。

此书原文中衬以小注，只求经旨明畅，绝不敢惊及高远，致读者有涉海问津之叹，唯是汉文，语短味长，往往于一二虚字中寓其实理，且于无字中运其全神，余衬以小注，采各家之精华，约之于一言一字，读者最宜于此处著眼。

余前刻数种，采集固多，而独出己见者亦复不少，惟此刻以二张为主，又博采各家独得之言，融会大旨而为小注，去取则有之，杜撰则无也。

《伤寒论》及《金匱》方，出自上古及伊尹汤液，明造化之机，探阴阳之本，所有分两、煮法、服法等，差之一黍即大相径庭，余另有《长沙方法歌》六卷附后。

《伤寒论》晋太医令王叔和撰次，宋臣林亿等校正，聊撮成无己注解，此为原本。如辨脉平脉、序例，前贤谓其出于叔和之手，余细绎文义与六经篇不同。至于诸可与不可篇，余即以叔和之说定之。叔和云：夫以疾病至急，仓卒寻按，要者难得，故重集可与不可方治，列之篇后。其为叔和所作无疑。兹余于叔和所增入者悉去之，去之所以存其真也。



补正凡例

修园书，道从二张，兼采各家，至为精当，而犹有缺误者，只因唐宋后无人亲见脏腑，于《内经》所论之阴阳气化，多不著实，二张力求精深，于理颇详，而于形未悉，不知形以附气，离形论气，决非确解。近出西洋医法，所论形迹至详，惟西医略于气化，是其所短，然即西医之形迹，循求《内经》之气化，则印证愈明。乃知修园、二张所以尚有缺误者，西医未出，无考异之书，中医失传，穷钻研之力，终未能了如指掌也。余幸生今日，既得群贤诱之于前，又得西医证之于后，先将《内经》参透，然后知此书注解尚有缺误，必须补正，乃为完善，意在为浅注之功臣，并非志存攻讦，识者鉴之。

唐宋后不知三焦为何物，于水道出入，气血往来，脏腑连络，多不能明。《医林改错》极诋其谬，而另言人有气府，即鸡冠油。西洋医书，亦斥三焦之妄，而言另有连网，中国不知。岂知鸡冠油、连网，即《内经》所谓三焦也，西医言水从连网中入膀胱，《医林改错》言水从鸡冠油中入膀胱，证以《内经》“三焦者，决渎之官，水道出焉”，适相符合。焦，古作𩚑又作𩚒。余曾见日本《内经》，凡三𩚑均书作三𩚒，盖𩚒误作𩚒，亦犹𩚒省作焦，今人失考，训焦为赤，以三𩚒为空腔子，注家之误多由于此，是以必须补正，庶经修复明，故吾于仲景所论，涉于三焦之证，特加详明，于少阳总论尤推阐焉。

原注每经篇首末立总论，随文散释读者难于会通，以无纲领也，吾于每经特补总论一篇，以明大指。读者先读总论，然后再读原文，自然贯通。且六经总论当一齐读熟，然后读原文自如桶底脱。

仲景原文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阴阳大论》、《八十一难》，凡我注家，自不应参以后说。然近出西医，其论形迹，有足证明《内经》者，间亦采入注中，非正西医，正以《内经》奥义近代失传，西医有足发明，则采取之，正所以遵从《内经》，期与仲景原文符合。又有时并驳西医，非攻



西医也，只借以明原文而已，要使圣学昌明，其毋为后世末学所混乱，则幸甚矣，岂有疆域之见哉。

浅注切当者固足遵守，即义不甚精，而理有可通者，亦存而不论，惟义有纰缪则正之，加“正曰”二字，义有欠缺则补之，加“补曰”二字，非欲揭其短，正以辅其长也。修园有知，当亦谅我，我有所短，尤望世人规我也。

原文传写既久，难保一无讹字，文义深奥，安能一一尽释。修园逐节逐句，照例必加注释，于万无可通者亦强通之，反滋疑误，吾于此等特加“阙疑”二字，待质高明，庶于原文可告无罪，读《浅注》者亦免生滋弊也。

修园将方注立为歌括，另成一部，读者不便查对，今特编入原文注下，则读证读方，可互勘以明其理也。

歌括为初学梯阶，陈氏用心亦佳，然另立为部，则可加歌括，今既收入原文，若加歌括，便非注经体裁，故不采入。

凡仲景之方与证，针锋相对，一丝不差，须于注证后即注方，乃能合勘。修园分部注方，已有未合，而其方下，又引《内台》原文、建安许宏集议，谓与《伤寒论》详略不同，意在博采以示详也，不知《内台》许宏集议，已非仲景原书，其所列之证与方，多不有合，不得拦入，仲景方中恐生支离也。



读 法

按仲景《伤寒论》六经，与《内经》热病论六经，宜分别读，王叔和引热病论文为序例，冠于《伤寒论》之首，而论中之旨，反因以晦，甚矣著作之难也。

按六气之本标中气不明，不可以读《伤寒论》，《内经》云：少阳之上，火气治之，中见厥阴；阳明之上，燥气治之，中见太阴；太阳之上，寒气治之，中见少阴；厥阴之上，风气治之，中见少阳；少阴之上，热气治之，中见太阳；太阴之上，湿气治之，中见阳明。所谓本也，本之下中之见也，见之下气之标也，本标不同，气应异象。《内经》此旨，深邃难测，即王太仆所注，亦不过随文敷衍，未见透彻，惟张景岳本张子和之说而发挥之，洵可谓千虑之一得也，另图于后。

上中下本标中气图



六经之气以风、寒、热、湿、火、燥为本，三阴三阳为标，本标之中，见者为中气，中气如少阳厥阴为表里，阳明太阴为表里，太阳少阴为表里，表里相通



则彼此互为中气，义出《六微旨大论》。

脏腑应天本标中气图



脏腑经络之标本。脏腑为本，居里；十二经为标，居表；表里相络者为中气，居中。所谓络者乃表里互相维络，如足太阳膀胱经络于肾，足少阴肾经亦络于膀胱也，余仿此。

按《至真要大论》曰：少阳太阴从本，少阴太阳从本从标，阳明厥阴不从标本，从乎中也，何则？少阳太阴从本者，以少阳本火而标阳，太阴本湿而标阴，标本同气，故当从本，然少阳太阴亦有中气，而不言从中者，以少阳之中厥阴木也，木火同气，木从火化矣，故不从中也。太阴之中，阳明金也，土金相生，燥从湿化矣，故不从中也。少阴太阳从本从标者，以少阴本热而标阴，太阳本寒而标阳，标本异气，故或从本，或从标，而治之有先后也。然少阴太阳亦有中气，以少阴之中，太阴水也，太阴之中，少阴火也，同于本则异于标，同于标则异于本，故皆不从中气也。至若阳明厥阴不从标本，从乎中者，以阳明之中，太阴湿土也，亦以燥从湿化矣，厥阴之中，少阳火也，亦以木从火化矣，故阳明厥阴不从标本，而从中气也。要之五行之气，以木遇火，则从火化，以金遇土，则从湿化，总不离于水流湿，火就燥，同气相求之义耳。然六气从化，未必皆为有余，知有



余之为病，亦当知其不及之难化也。夫六经之气时有盛衰，气有余则化生太过，气不及则化生不前，从其化者化之，常得其常，则化生不息，逆其化者化之，变直其变，则强弱为灾。如木从火化也，火盛则木从其化，此化之太过也，阳衰则木失其化，此化之不前也。燥从湿化也，湿盛则燥从其化，此化之太过也，土衰则金失其化，亦化之不前也。五行之气，正对俱然，此标本生化之理所必然者。化而过者宜抑，化而不及者不宜培耶。此说本之张景岳，诚觉颖悟，但彼时未得明，师友以导之，致终身受高明之过，可惜也夫。

【补曰】《内经》所言，某经之上某气治之，之上云者，盖谓脏腑为本，经脉为末，是脏腑居经脉之上，故称上焉。由脏腑本气循经脉下行，其中络者，中之见也，中见之下，其经脉外走手足，以成六经，又各有太少阴阳三阴之不同，则系六气之末矣，故曰气之标也。前二图至为明晰，惟于各经本气尚未发明，余特补之曰：少阳之上，火气治之，言少阳经之上，为三焦胆腑，司人身之火气，三焦即油网，论详补例中。三焦之原，根于肾系，名曰命门，由肾系生出两大板油，由板油生出网油，上生胸膈，前连包络，而后附于脊，与肝相连，通于胆系。命门坎中一阳，行于三焦，只是阳气不名为火，惟上通于胆，得肝木之生化则成火矣，所谓空中有火，丽木则明，盖必丽于木而后称为火，故三焦中之阳气，乃火之根，惟上合于胆，乃为丽木则明之火，是胆为火之焰，三焦为火之根，而肝木则是生火之物，故论火以胆与三焦为主。胆中所藏之火，出入皆以三焦为路道，而托根又在肾系，故胆与三焦同司火化，世言肝胆包络皆司相火，心为君火，此后世之说，其实非也。《内经》明言厥阴之上，风气治之，少阴之上，热气治之，盖少阴心肾同司热气，不得名火。热与火后世无分晓，故混称君火相火，不知天之阳气，必丽于木乃为火之实体，若发于水中，积为烈日，亦只是热气，不名为火，故《内经》曰少阴之上，热气治之。少阴坎中之阳气，上交于心而为心阳，如天之有日，司人身之热气，与火不同，乃先天之阳，化生气血之本也，火与热其辨如是。至于燥气又与火热不同，火热皆属阳，而燥气有阴燥有阳燥，是以异焉。盖燥与湿对，湿为水火相交之气，燥为水火不交之气，究水火之所以不交，则由于金性之不收，收止水火，各反其宅，故神名蓐收，令司秋月，草木枯槁，水泉竭竭，



是为燥金用事之验。人秉燥金之气为阳明经，夫金气收而水火不交，是为燥，则燥者水火消耗之气也。肠胃所以能化饮食，皆以其燥能消耗之也，燥化不足则不消水，燥化太过则伤津液，阳燥是水不济火，此证最多，阴燥是火不蒸水，此证间有，此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之义也。湿者土之本气，土旺于长夏，正水火相蒸之候，水火相合，遇木则腐而成土，遇金则化而归土，故土又旺于四季，盖必水、火、金、木相合而化，然后成土，是以《洪范》土居五行之末。尤先要水火相蒸，有此湿气，然后能腐化百物以成土，土在天地间，乃阴体之极大者也，人秉之而为太阴脾经，脾之气化全以湿气为主，故曰太阴之上湿气治之，毋令太过不及，则脾土安和也。夫人之身，主血分居内者，太阴为大，主气分居外者，太阳为大，《内经》云：太阳之上寒气治之，言太阳经气居外以为卫，元阳之气也，而此气实发于膀胱寒水之中，膀胱为肾之府，主小便。凡人饮入之水，从肠胃入三焦油网，从油网入膀胱，如天之有海，水之有壑，应北方寒水之气，而能导引心火，清利三焦，皆赖寒水之功用。设入无此寒气，则不足以济燥火热。故寒水之气，不可太过，亦不可不及，此水之所以能化气卫外者，则又赖心火下交而水化为气也，义详太阳总论。寒与风不同，水化气升为太阳寒水之气，化阳生阴退为厥阴风木之气化，厥阴为阴之尽，阴尽阳生而和风生焉。于卦为震，于人为肝，以肝体论得心脾之阴血，凝结成质，是为阴体，如震卦之上二阴爻也。肝中之系连于脊，下连肾系，得肾水中之一阳所发生，如震卦之下一阳爻也。名厥阴者，以其体阴，又曰风气治之，以其用阳，阴尽阳生，是为和风，风气和而百体畅。厥阴经所以司气者如是，太过不及则又生病焉，论详《厥阴篇》。

【按程郊倩云】经犹言界也，经界既正，则彼此辄可分疆。经犹言常也，经常既定，则徙更辄可穷变。六经署而表里分，阴阳划矣。凡虚实寒温之来，虽不一其病，务使经署分明，则统辖在我。

不难从经气浅而浅之，深而深之，亦不难从经气浅而深之，深而浅之可也。

按六经之为病，仲景各有提纲，太阳以“脉浮、头痛、项强、恶寒”八字提纲，阳明以“胃家实”三字提纲，少阳以“口苦咽干目眩”六字提纲，太阴以“腹满而吐，食不下，自利益甚，腹益自痛，若下之必胸下结